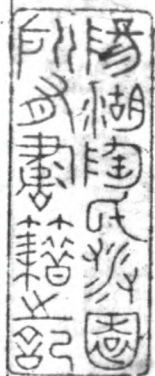


刻孟雲浦先生集敘



余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君子也
師西川尤公性靈超悟一稟王文成良知
之指及成進士擢天曹以用人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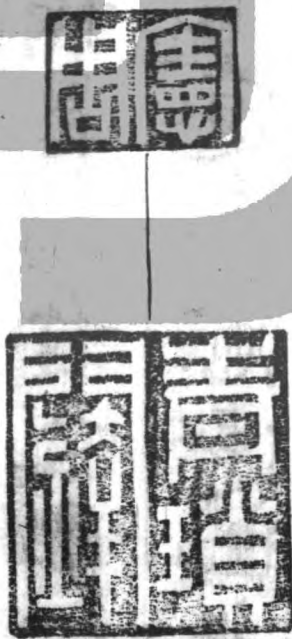
當宁遂投劾歸里愉愉片毡譚說聖真鑪錘
後學四方負笈累糧每輕千里戶外屨常
滿居無何歛焉捐館舍哲人萎矣豈天之

將喪斯文耶余匍匐哭木前檢先生書篋
得其集以質關內馮仲好氏馮孟夙稱莫
逆已詒余書曰雲浦平生苦心盡是矣盍
傳諸余因命副墨用公同志嗚呼志士固
自有合耳余與雲浦自入洛遊梁已來肩
從齒序氣味相洽歷三十餘禩如一日也
向從燕邸促席請益以吾輩誠心學道只
重力行而奚以空言為雲浦頤輒解曰昔
文成謂惟精是惟一工夫譬之治米舂簸
篩揀以到純然潔白無二說也嗟嗟雲浦
逞矣言猶泠泠耳根也嘗源精一二字自
虞廷始伊尹演為克一仲尼闡為一貫至
宋周子開關答鎬惟曰聖可學乎一為要
即伊洛諸儒所以上接孔門命脉者只是

道爾余載卒業雲浦著述其言詳畧淺深
不同直證本心為力行根柢悉從文成良
知冥會推行到此洵由精以進於一者集
中藝文並勒雖其一斑哉亦皆意寄神行
而非於道術無當也柰何輓近以良知為
嚆矢認本體為工夫遂謂一切現成無須
磨汰獨不思文成之居夷處困至蓋棺畢
念者何物不冥力於精冒謂吾之已一此
良知之學所以裂而去道為愈遠也矣且
不能逃識者揶揄詎可令雲浦知邪雲浦
一生尺步繩趨擇言毅行未嘗矜神解略
躬修真得文成心印而為西川之速肖者
假令後死表豎中外道盛業隆曷可涯涘
乃踰艾而藏舟於壑惜哉雖然猶幸有殺

青在馬凡慕雲浦者不獲觀其眉宇儻手
其遺編以自淑艾亦庶幾或不至沉芬埋
影如所謂人琴兩亡者雲浦夜臺有知其
以余言為然否

萬曆丁酉嘉平月年友弟汝上張維新頓
首書



孟雲浦先生集目錄

卷一

尊聞錄

卷二

書

與孟我疆 七首

上西川尤老師 四首

與王幼真 十五首

與李對泉

答耿寶應

與張仲素

答張陽和 二首

答楊晉菴 三首

答秦春暉

答李其

答丘汝芹

答黃兩川

與沈樂菴

與趙翰臣

答趙德炎

答張養初郭勉學

與丘南谿

答趙南淵

答李修吾

答諸敬陽

答鄒大澤

答王叔善

答魏見泉

答石楚陽二首

答李月峯

答楊德潤

與李伯興

答朱藩室

與孟生昆玉

卷三

書

答許敬菴

答馬子厚

答呂新吾二首

答顧涇陽

與彭魯軒

報姜仲文二首

報吳中淮

答陳頤菴

答蕭漢穎

答趙儕鶴

與李育吾先生

答劉天虞

答張弘所定宇

答陳連山二首

答李少尹

答譚子陳

答姜肖鳳

答朱膳部二首

答梁勝陽

答白龍源

答張汝行

與徐仲雲

答黃慎軒

答張岐東五首

答馮少墟二首

答徐仁宇

與劉西塘

與友人

卷四

序記說議

月川錄粹序

擬學小記續錄序

秦關要語序

孟我疆集序

砭已名言序

興學會約序

丘方山實紀序

川上會簿序

澠池正學會約序

三子紀過簿序

翟家莊義塾畝田記

新安條鞭法記

沔池月川祠記

雞鳴為善說

成章說

責善說上下二首

趙瀚臣永澈名字說

郭君易名字說

王生字幼真說

四郭字說

郭克實字說

上官子字體良說

傲盤號議

卷五

傳

行狀

誌銘

墓表

贊

祭文

跋

我疆孟先生傳

四子傳

鬻新者傳

西川尤先生行狀

方山丘公墓誌銘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樂吾劉先生墓表

布衣周靜涯墓表

五節婦趙氏墓表

方山丘先生贊

西川先生像贊

祭尤師母文

祭西川先生文

祭我疆先生文

合真丘公文

合真應賓楊翁文

尤孟二先生真筆卷跋

西川要語跋

跋陽明書中天閣語

卷六

雜著

計曹私紀

題卷贈許敬菴

述言勉趙德高

勉郭克實取友

述魯孟語勉翟子

示姪一謙

函谷別言

書王名補柬

書孝經後贈梅山

書安良弼卷

書陽明默齋說

書周伯子藏衡山卷

書徐仲雲壽母卷

書徐仲雲便面

書鄒南臯卷

書謝盤谷卷

卷七

雜著

答陳實夫

又

答曹克統

答安良弼

答李惟醇

答徐仲雲

答弟化鯨

讀察元三語臆言

閱近溪集臆言

巳千錄

卷八

賦吟詩

擬大祀山陵賦

心吟贈我疆先生

卷八 懷幼真

題楊復所卷

贈董巢雄謫官

題節婦葉母卷

別空谷趙先生

同我疆觀海

次我疆韻言別

耕耕田

送姜仲文

送崑山李年伯

題松菴逸叟卷

別徐友

和高環漳

壽許太翁太母

題彭年丈梅畫

勉一諤姪

送陳蓮幕解官歸

勉永寧吉生

送吉生用前韻

元宵遇馬長卿

城北小園

偕萬汝仁安良弼步

出北門坐小圃

次韻答水寧陳汝時

同楊德潤遊嵩少

贈夏縣王克允

病中習靜

誌銘附

孟雲浦先生集目錄終

刻孟雲浦先生集姓氏

長安

馮從吾

仲好

編次

汝上

張維新

憲周

西蜀

黃輝

昭素

聊城

逯中立

與權

西安

周傳誦

淑遠

校梓

孟雲浦先生集卷一

尊聞錄

嘉靖乙丑入洛
錄西川先生語

先生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說無節次却有節次說有節次實無節次譬之瓜本一物其瓣不一方物本一其稜不一然瓣雖多總是一瓜稜雖不一總是一箇方物分析不得學者用功只是一事初無節次

化鯉問知與物對則知是虛靈屬內物是感應屬外然亦只分別知與物耳實無內外也先生曰

是

化鯉問單言物則身與家國天下總是物知意心亦物也故致誠正修齊治平總是格物先生曰是

化鯉問堯能孔能即許顏能矣不必自能此付之以心也付九官十二牧則事事有能即舜之能矣至於宗子家相皆我之所付宗子家相之能皆我能也皆無我也覺有我非一體覺無我亦非無我觀諸淳悶之世可知也學者只是隨分盡心而已苟隨分盡心則孔顏之學堯舜之事業也堯舜事業孔顏之學也故曰易地則皆然先生曰是

化鯉問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偽則物格知至意誠不問窮達皆位育事業先生曰是

化鯉問好惡不逐物雖應感不失虛靈之體是否先生曰應感即虛靈之有事也何失之有

化鯉問良知是習知之合則習知是良知之偏向否先生曰合則則不為習偏向則不為良毫釐

千里習知是習染之知其來遠矣

化鯉問夜氣就常人說謂晝間耳目精神都逐在外面至夕猶未放下到得中夜良心必有萌動者特不肯常翕聚耳故孟子又有操存養長之說先生曰日亦有息存乎其人平旦之氣本體也日夜之所息也養此存此而已又曰知學則知息又曰孟子是就氣說不立意見又曰知是氣之靈處

化鯉問精一先生曰精之所以一之也

鯉舉大學興仁興讓語先生嘆曰果然能讓則天下平消說甚麼

仁讓字亦相承說仁即能讓讓即是仁未有仁而不讓者

大學一書終於理財人能讓則不爭這讓字在財上又要緊觀下文云一人貪矣一國作亂貪字恰好對這讓字

化鯉問據禮記所載三代皆有小學以養老先生曰養老是學中一事教則備五倫

化鯉問志仁即仁原不限于才力若曰才力有能
否然則性其外鑠我乎人患無志耳先生曰是
才力自不齊故不取必

化鯉問才不副志才是力否先生曰能幹事者才
力也

化鯉問志仁無惡此是理欲分關處所謂幾也其
幾如此學者可以警勵若要諸父則安仁矣今
日小子志仁之幾或亦有之但不能久耳近齋
云非要于久也是指孔子立論說非與學者言
也先生曰亦是警勵學者者固念作狂克念作聖
化鯉問顏子請事斯語欲仁即仁矣是否先生曰
是

化鯉問近齋謂陽明先生為知幾又謂孔子知及
之章為知幾何如先生曰幾者動之微聖人心
存故常知幾諸語皆然不但知及一章若不知
幾是義外也非孔門之旨矣

孔門若參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
他朴實頭做去到是實學

先生謂鯉曰看書俱當活着只在道理可通

先生與鯉言并答問鯉又質小記中意義先生嘆曰真箇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化鯉問義理之怒不可無先生曰纔動氣便逐物化鯉問點檢已過是為已實功恐于友朋切磋處放過先生曰忠告善道亦是為已

化鯉問與人切磋當先虛已先生曰虛已就是學問工夫

先生嘗語門人曰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

凡人用智巧者還是不知命

嚴者有條理之謂今人家所謂嚴多是暴

化鯉問平日未嘗有事是未託始如何先生曰未曾發軔安問程途

只名利心輕則道心純一

化鯉問心中多未能靜且如瞑目坐時便有許多思想却又不能禁止如何先生曰人心不能無思想却又是天理即是學但我們念頭私意

較多須是學

人須淡得世情方可言學世情榮美人多欣羨雖
來講學猶有這一念放不下除此病須是靜坐
一切好樂方能丟下前輩俱用過此功我昔在
北雍時亦畧靜坐真箇凡事不愛世間無可好
者今日亦得當時靜坐力自愧未能究竟耳

先生因舉夢寐即白晝語謂鯉曰人夢寐果如白
晝所為此心方是真實方為廓清若白晝如此
說如此行夢寐却不如如此還未真實猶有世情
意須是靜坐他日鯉復舉似先生曰隨宜用功
靜坐亦一法也

靜坐只為紛擾今人多紛擾靜坐恰好是對症之
藥陽明先生云覺紛擾則且靜坐觀覺字且字
可見

又曰還須責志方是動靜皆有事

心之所安曰義即乎心之所安是曰集義集義之
功無分行住坐卧此真靜坐也跏趺而坐特一
法耳

化鯉問陽明先生答原靜云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已工夫又曰須在事上磨竊謂已私多於應酬時見之隨事隨覺隨治若靜時有念即動也覺是私即遏之使不發亦事上磨也先生曰是

化鯉問王汝止董蘿石謂滿街都是聖人陽明先生答之不同何也先生曰愚夫愚婦共知共行原是聖人但有機心耳此亦自責不見人非者乃有此見王有道相董見竒特故陽明先生因

病藥之

夏遊記當以龍溪之言為正緒山語亦要善看以意會之可也念菴似尚錯會然其指談學之弊可為藥石竊觀陽明先生之學一再傳便失真君子所以貴親炙也

先生曰獨居亦要自在不可太拘大拘則不能久如曰居處恭只是不放肆執事敬只是不苟此道元是庸行的人于飲食男女間皆不苟就是學問

人多怨尤心不得于人則尤人有不遂則曰命令
如此亦是怨天惟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
人多有忿忿不是忿便是怨易以懲忿窒慾為損
說得最好至益則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一則
在形氣上有制一則在德性上興起

先生謂化鯉曰昨翟應揚有問答以不可有夾帶
心蓋毋自欺一句處處使著也

新安會友雲集先生曰聞諸友興起皆子學力所
到足以驗此學之不差矣但須包荒乃可蓋吾
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為人師也故嘗自見已
過此實理非自謙也

化鯉錄小記先生曰鄙語只作草稿義理無窮先
覺阻遠不得已與諸友商確為自省之伴鄙見
亦時有異同亦足見義理之無窮也敢執著乎
先生曰賈太傅痛哭流涕等緣是不忍心切乃有
此說話後儒不識他一點真心反說他少年輕
率殊未然

謂李伯生今日講學只要辯這一點心如何

先生教人只要盡見在職分嘗曰九天之上天也眼前亦天也九地之下地也脚下亦地也如今只管眼前脚下實實行去不論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然眼前之天脚下之地即九天之天九地之地也

又曰譬之水寒潭之下水也水面上亦水也汲水者只從水面上決無入寒潭下汲之之理然面上水與寒潭水一也

夜與近山同寢醒時近山問曰夜間如何便睡着又如何便醒了鯉無以應近山曰此箇道理也要理會睡時神歸于肝潛得淺少頃便醒歸于腎潛得深便會久睡鯉以質于先生先生曰只當為而為不當為而不為便是學問至于睡耶醒耶任他去不須理會

睡時胡思亂想便與除去此是睡時的工夫若說有箇睡的法子也不須用他

先生謂化鯉曰今人言延年口訣多說是老子所傳然孔子親見老子苟有可以延年者何不傳

之豈孔子不可傳乎顏子在孔門是第一箇弟子乃三十二而卒孔子但曰不幸短命死矣至于伯牛有疾亦止嘆曰亡之命矣夫今養生者舍當為不為乃務為孔子所不為此是異學

先生在澣墅轄吳長二縣長洲知縣趙姓者欲抗禮先生不少假亦不與校後蔣虹泉宗魯來代問吳中守令誰賢先生首稱長洲蔣曰匪抗君者耶先生曰彼固抗我然吳郡多官清謹獨此人耳吾輩當為天下惜才

先生往在宦途曾有故人送一星士索先生年庚欲推之先生曰君說我好起我妄心說我不好起我疑心且人所以推筭者求先知也吾不欲先知耳其人嘆謝

訥谿周先生怡說諸君子相繼淪落海宇幾空先生云海宇幾空先生之感深矣然予不敢以此必天下士也宋屏山劉先生有言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華門圭竇密契聖心嘿相授受正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

韓子之言哉予于是重有感矣

太守黃公焯送官地十七畝民地四十六畝給帖
二張先生辭之曰不肖自省不敢承當者數端
一者身病垂年家無丁壯能知農事二者小孫
俱少欲令讀書一營南畝旋即廢學三者祖業
百畝近城可耕兼治遠地况經爭奪垂老無爭
聞之愧慄四者國有閑田優賢逸老自顧何人
敢于叨此誠恐官地廢耕鞠為茂草民地廢耕
稅糧脫欠謹將原給下帖二張完璧伏願收回
成命別付相應人員隨宜管領庶使情法兩得
公私俱便原出深愛願賜萬全完名晚節株守
待終諒愛人以德之懷保始終曲成之惠自當
感刻于無窮矣

或詢先生生平先生曰少多過老知悔是僕之平
生安淡泊守規矩是僕之願學

契陽明之意則薛胡之言可識矣

論人詳治已便踈在須臾間不可影過

李春野曰至善乃繼之者善之善未落氣質未判

人物真性本原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先生曰此
意先識得乎後悟得乎莫成意見曰明親乃成
之者後事至善乃未落于氣質之時輕清渾淪
之際物我從出之原須要先識得先生曰此是
說光景自一陰一陽以下細細分節莫取成次
否與不識不知之味不同又道理不當說起處
若說起處便說從何處起便生玄虛意見且何
以能先識得舍却見在職分只管推原道理起
處此晚宋談學之弊也或先識得或後悟得總
屬意見却是放心

春野曰工夫本自易簡日用本自活潑但不可輕
輕放過常在師友發明先生曰不輕放過如何
用功且如何發明

春野曰惻隱等時時見但不可使差過就是工夫
提醒本來就是發明工夫先生曰不使差過只
空空懸想乎抑須有事實乎某昔年亦有提省
本原之說亦云一了百當後覺玄虛故從今說
春野曰良知本無所知有心求知便非良先生曰

無知亦是藥

春野曰講學本以求損以為學益將何所益先生曰將何所損有無損益只是對症之藥且聰明人多能所能所最妨學曰損其多以歸于易簡還其本體耳先生曰還其本體非益乎

春野曰元近來愈厭勞擾止求無知便覺身心有益與陰衛涯書亦是不得已先生曰愈厭勞擾厭煩即非無知欲求無知須是耐煩前云惻隱時見此云與衛涯書是不得已若是惻隱真切却是自不容已切念人物失所只因人心陷溺只因此學不明有衛涯者肯來出頭講求遠遠致書通問若是惻隱真切自當應答如響乃云不得已乎豈以輕清渾淪繫其意見而於世界冷無交涉乎此是學術差別處慎思之明辨之昔年在東寺春野曾寫數條只泛泛昨者見教尚雜取春秋戰國人議論今此數節方才着已又却落在自私窠曰確乎自信閉關據隘無間可入只有厭勞擾三字是頂門一竅不曾遮閉試

下耐煩一針若受此針通身汗下諸竅盡開不勝慶幸其老矣病矣衰極矣率爾相正亦不容已之心也春野念之念之

楊遜菴云此箇道理要識得識得了須放下亦要悟得悟得了須放下斯不成意見矣先生曰如何能識得如何能悟得如何能放下

遜菴云不思損之將欲益之乎此白沙之言謂聰明多能所者言也損之又損外家之言謂多嗜欲者言也是故黜聰去智為對症之藥也今云講學本以求損不知損箇甚麼先生曰只作對症之藥則損益更不着迹

遜菴云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邵子云一陽初動處所謂復所謂動即起處也天人不殊察見此理隨動隨靜隨事隨時無少間隔即是見在職分即不落玄虛矣先生曰此理如何察見金屑雖貴入眼成翳其曰不落玄虛恐成意見耳

遜菴講顏子不遷怒云如原有一分其發見止有一分再無一釐增益是能制其自起之怒止於

是而不遷也先生曰原有便是病根如何定他
分數且制怒是原思之所謂難非顏子之不違
仁也

遜菴云顏子之過是不覺其非幾之念怒是不覺
其非公之情如何先生曰易復初爻云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已復矣故曰無祇悔曰元吉又繫
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復
行矣尚有非幾之念非公之情乎安在其不違
仁也以此擬顏恐非精義

附錄九條

周訥谿謂晴川先生子年云西川先生以泰山喬
嶽鬱起中都為海內宗師人咸稱為尤夫子

朱近齋謂趙麟陽云天地真機周孔心竅是先師
一口發露諦觀及門之士最久而最親者莫不
挾帶攬和以為妙用固如此吾誰欺乎不肖極
目長天以為世之豪傑惟執事與洛陽尤西川
吉水羅念菴可繼先師之志三兄之外豈謂遂
無其人但不肖未之見耳

輝縣鄉進士郭野號樸菴目已盲獨心慕先生一
得小記命其子讀而聽之而悅之

查毅齋鐸謂化鯉云西川先師語錄條條皆從實
體中来皆于日用有關係真人事皆天則也

安福鄒聚所德涵謂化鯉云過洛復面先生見其
惻然仁體藹然虛懷非小記所能盡載因脉脉
自奮矣

訥谿與先生書云癸丑夏秋兩侍道範誠心晬容
不俟言論而默淑吾大矣即有言也罔非德言
有所論也罔非道論動靜語默皆我師也吾安
能忘也以此告念菴諸君子念菴恨不即縮地
取晤今齋恨歿矣

近齋與先生書略云兩接手翰益感誠愛出于肺
肝日新之勇直取心君不作三代以下摺數故
爾實疑實悟非聞見所能滯也

臨川羅近溪來書云某思親炙德輝者二十年于
此矣機緣不偶竟負夙心昨獲讀新刻講學諸
書平實中正潤益身心大不易言盡其時馳戀

鄙忱似稍稍浣慰千萬一也

查毅齋馳先生書云仰先生盛名山斗積懷已久
無由親炙領教今年候補寓京得接高徒孟君
見其徒已知其師及讀擬學小記與續錄乃知
先生之學蓋得文成公正脉且精凝神定心虛
氣和凡答問處不費辭而微意自透凡酬應處
不修詞而真誠自見深造自得之學溢于言外
讀之真令人興起

孟雲浦先生集卷一終

孟雲浦先生集卷二

書

與孟我疆

側聞門下在貴鄉無相從者雖家居自修自證不
倏於人然不免形影相吊尼父倡道於洙泗之上
海內士從者固多如顏曾大賢率在密邇之邦其
有教無類即互鄉闕黨童子亦不遺於所受柰何
貴鎮獨無人也豈其道高而人不敢就邪抑亦有
所擇而後與邪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斯聖人之所以為大也且吾人一生居鄉時多宦遊日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貴鎮非十室比顧獨無可進之資乎所願加意接引不但成物正所以成已不但善吾鄉正可以驗吾學高明以為何如

又

陽和逝而會漸解則前此來會豈真向學哉今之解也又何足恠乎道駕寓京同志無不依歸今復所泓陽二公以公事出邨中當益落莫想所與常往來者晉菴丈耳晉菴志氣真切任道之資也即學術未透然大端已好隨時相機誘掖接引俾之駸駸明乎大道在丈自有轉移良法豈孤所能測識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虛實不視其信否而遽欲棄舊見而從吾說吾恐求之愈篤執之愈固非所以為善誘也如何

又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若以其言心而遂目大學非盡性之書可乎中庸言性不言

心非遺心也性即心也若以其言性而遂目中庸
非傳心之書可乎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并言
詞有攸當理非二致由是觀之心性之一彰彰矣
夫何疑

又

經翼之重刻也視初選甚精大有裨于斯道大學
古本皆自明也下明公釋云自明不巳即所以為
親民不巳二字似支離若曰此皆自明而親民在
其中矣便無病蓋明明德于天下然後謂之自明
離却親民將何所明明德是禪定之學非吾儒之
學也後面問知止條此止不由言詮詮字誤作銓
字宜更正張湫講義論為仁之功心性之旨明透
無復可疑獨盡心三節分知仁勇似欠精一以意
逆之未為不通但不若不分三者之為渾然也原
冊僭加圈點更綴數字于行間并尾末是否祈詳
教之

又

細閱近稿直透道脉第言詞稍繁中間亦有與前

稿大同處不若盡脫舊語斬絕葛藤因人誘掖各
中其宜變化無端言簡理透令讀者入眼豁然更
長一格之為尤佳也蓋道理元無二致而所見所
言未可執一堯言執中舜云精一禹湯文所言亦
各不同孔云一貫曾曰忠恕孔云求仁孟曰集義
周曰無欲明道却說定性程曰識仁體陽明却說
致良知不獨此也孔子答門弟子問仁無慮十數
章其言皆不相襲又樊遲一人也三答問而語三
變夫仁豈其有如是之多端哉良以因人因病因
病因藥因藥因時不得不然而道實未嘗有異向
使再答十數輩定亦未必雷同而其為仁則一此
聖人之學無方體無窮盡所以為大乎若今日如
此說明日亦如此說今年如此說明年亦如此說
遇上智如此說遇初學亦如此說則只可纂一篇
觀于人足矣何以哢哢為是否惟裁教

又

羅近翁集大要以孔門求仁為宗旨以聯屬天地
萬物為體段以不學不慮赤子之心為根源以孝

弟慈為日用貫串古今心開目明見宏而識透蓋
近世學者未之或先獨意氣稍類粗豪言詞不無
播弄豈其道廣宜如斯耶中間有數處可商量者
俱筆原冊行間幸惟教之

又

衡齊一書發揮道理甚透第有一二可商量者不
遷怒是無怒蓋怒而未嘗怒也非猶有小怒也志
仁即無惡不貳過即無過若曰猶有小蔽猶小未
盡善是猶有過有惡孔子何以稱為好學何以曰
不違仁顏子之學不如是也小蔽即全蔽小未盡
善即全未善只可以小大論邪獨即知知即獨說
獨更不須加知若獨必加知而後全是孔言為歇
後矣性之欲也之欲即從心不踰之欲非私欲也
欲而曰性又何疑哉有物有則不誠無物若謂在
物為理為非而曰理不在物不亦二之邪博辨篇
逞博談言篇逐言大都六經論語其言簡實其氣
和平深沉不文之文不以文稱此書沈洋閃爍不
免文人氣習丈謂之何

上西川尤老師

昨蒙批教鯉披讀悅心始具稿時自謂舊聞汨沒
或未能便達及得教為近是緣是潛思益見道本
至近至易而義理無窮又不敢以所見自止也乘
此感動知其是即奮然力行知其非是即截然以
止斯合則而毋自欺之功乎如何乞賜教

又

近得兩程先生書乃是摘取分類如性理天文地
理心性等例楊遜翁曾託校讐但未憚鯉意遜翁
亦言編次欠當然却欲以性命類列於前尚不出
新刻之見鯉欲將定性識仁等篇及切於學問者
作上冊餘為下冊遜翁首肯之伏望口授江趙二
生大意庶開卷即見學要於後學不無裨益而此
刻始不徒矣敬俟教

又

慎獨之功不論動靜真心自運隨感隨應無一毫
夾雜無一息間斷只此而已何慎如之是否乞賜
教

又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聖賢言語不得不如此其實非二也人有此心便無有未發時雖寐亦未嘗不發發而中節就是未發之中蓋物來順應廓然大公本體毫無所馳逐故也故曰中節者中也是謂發猶未發如此看是否乞賜教

與王幼真

舉業固在多讀多作然此心養得潭潭月圓自有活潑潑地義理由此入圍信筆掃去却與口耳剽竊徒逞浮詞者星淵必有具隻眼者正不徒在區區呻吟佔畢操筆伸紙間也只此心得養是其要耳朱文言仁里先師祠址高而規闕且得一道人守之又言里中閑靜宵無闕聲二三同志雍雍和敬咸曰斯幼真子之化乎今而後君之心得養可知也然孤相信也久亦安俟今日願更勉旃以後往來書半柬可也如無多字即單裁更好

又

諦觀近日来書孜孜舉業而鬱伊頗深似與夙昔

所學稍異明道謂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夫王天下非小事也且不與存况其它乎
今之孜孜於孔顏孟所樂同乎否乎試一反觀而
鬱伊有不劃然解者否也而後可以不失吾夙昔
之學

又

學問工夫無頃刻可離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此道原是日用常行即愚夫愚
婦所知能但彼日用而不知耳學者須是常知常
覺自作主宰不肯少違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告樊遲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必如是而後
可以語學不然悠悠度日作輟相乘其不枉過一
生也者幾希

又

先師云古之聖賢勤學好問故舜好問察終稱大
智孔學不厭卒成至聖吾人視舜孔如何其學不

學勤不勤問不問好不好皆可自鏡也幼真躬行
興起者多既已出頭承當人皆仰之所貴緝熙毋
令間斷耳緝熙如何勤學好問而已曩見勉令姪
輩文甚佳意念勤渠是後數年未見製作亦未嘗
有一言疑問豈製作有害於學而胸中了了不待
疑難乎幸熟思之

又

眼前葛藤何日是了昔人云以不了了之此最可
為存心省事之方昨年七月幼真家間有不了事
適督學取入書院雖盤桓累旬然終不往亦以可
以往可以無往也設使當是時即科舉進場之期
吾知雖有不了事決亦往矣

又

吾人學問患在間斷今惟時時省察果無間斷乎
抑間斷乎落第歸來加以失耦此中曾間斷否當
此迫切時曾用工否有得力處否便中筆示

又

日用感觸能無妙契處亦能無疑惑處此等處曾

筆記否有之幸見示如其無也須自今以往隨時
筆之夫人雖至愚未始無妙契雖甚上智亦未始
無疑惑蓋極其至聖人有所不知而理義悅心人
人所同也故小疑小進大疑大進不疑則不進而
退孔子韋編三絕刪述六經尚矣其次若隨所妙
契中夜燃燭以書而其書亦到今與通書定性並
顯左太冲之賦三都也枕席藩溷率置筆研此雖
文士無足多然彼其所以用工之方則有可媿吾
儕者噫世有悠悠而能成德業者乎吾儕期共此
學十餘年矣君已逾壯而愚年亦忽忽介彊艾之
間語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與君亟圖焉

又

吾輩往時相許終身切磋以成德今各有家務即
十年之約不能踐不知何時得暇緬想孔孟周流
歷聘獨無家務耶胡不顧家也大率人之志真切
嚮焉則一切外物自輕巨商大賈經年在外彼其
心固欲以營利積富也則積學可知也夫苟為學
之意少怠祇見家務為重且能立許多議論足以

五學清集卷二
自解而自誑此恒情也當以為戒吾輩斯時縱不能相聚然音耗亦須常通庶此中警惕不至大類敗耳君有三郎長者當入大學之時人生萬事以何者為足此雖俗論可以解縛

又

陽明先生集常自在之否其中精微可得而指示之乎抑有未盡善處可商量者乎讀先師小記止入其門乎抑入堂奧乎亦方在宮墻之望乎可自考也賤體常病邇日思見幻真甚切倘肯撥冗東行無窮之益也

又

兩接手書冗沓中精明如此果學問得力人事皆
天則乎抑尚有擬議在乎所云它年結果酬我倦
倦抑何幸也夫它年結果即在今日若今日未能
潔淨斬截勇往直前却欲總計于它年則它年所
結亦可知已我以振古豪傑望幼真所欲者奢矣
慎毋以所持者狹酬我哉安良弼暫遣門徒一二
日內過我商證此學意氣真切直是不肯作三代
以下人物其豪傑士乎愚為之悚然起敬我疆先
生正月寄我書方到又著讀書管見二冊此老勤
學真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讀之感激不
覺泣下從此後欲再聞此言得乎恨不得與幼真
促席一譚之家事稍有端緒即當束裝而東無謂
我言為迂斯它年之地也

人須是於人所難抽身處抽得身方有力量方是
學

看每日能昧爽即興否此最可驗精神亦賢愚壽
夭所關也毋作不緊要漫浪過去

人常言人事不當卻此言最悞人

孔子周流四方韋編三絕如此好學所以為萬世
斯文宗主

又

學須遠塵囂謝冗務日夜存養此心證諸六經方
有端緒若擾擾悠悠作輟鹵莽而欲希辦此事是
猶蒙釜而望天也且此時既不得不陪奉鄉隣將
來又不得不陪奉仕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六經
決不能參究此心決不能融徹其為虛度不亦審
平慎思哉慎思哉

易曰繫小子失丈夫予每玩此爻便惕然有省
凡人志興起時便有令名榮親及稍怠則多用親
為辭是貽親以不令名也

精神須打併歸一則心專而德業脩蓋二三其德
凡人皆知其不可學奕小技亦非一心鴻鵠者
所可得書有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

又

田使田得手書極慰從古有志之士弗虛于成者

心不歸一弗講于中庸淡簡之道也來書云歸一者一之也且根究其害曰名利色而深有取於淡而不厭之一言豈非旨于道耶蓋君子為己莫先於淡是入德之基也吾人淡不下忽不覺入于醜艷只緣名利色三者為崇非三者之能為崇人自作崇耳誠使內省無疚屋漏無愧真見己之所以為己者何在一切日用懽心而行不貳不間惟德不顯是之謂淡是之謂歸一是故非一則不能以淡非淡則不能以一天下之大本也淡天下之達道也以平天下以通天載而何名利色之足為崇哉此為己之真切入德之至要至要者也讀來書亟為吾道慶勉成斯志以副群情

又

吾人學問全在益友不求益友不遠損友而能成就者否矣昨僕所論記得幼真云先生恐我變轉斯言也蓋自度不受變于人雖見損友聞非僻言亦自無害此是柳士師以上事在幼真所持未為不可然愚意且學魯男子也乘便再此一言萬萬

勿忽

又

別後念吾幼真甚切以僕慵愚須藉溫恭之友而
幼真寡伴又僕所惓惓也頃友人戲譎意蓋成人
之惡僕見幼真損友之戒大書袖上非至勇不及
此竊念吾人為學只在自肯自肯一念果切任他
邪魔鬼怪觸之而碎况能干之乎而又何慮乎浮
言舊習也袖上字可濯去無令人見恐大駭人如
何

與李對泉

前經肥城至徐方一帶饑民扶老携幼驅車挑担
在在而是問之不曰堂邑則曰夏津至于在博高
聊為尤多皆流移就食於它方則是東昌饑饉視
它郡更甚第不知足所未至者何狀也憶昨諭春
初駕臨東昌計此時各郡邑皆散賑若東昌者不
宜尤加意乎煮粥事不可不一舉門下自有石畫
非愚所能測識也淮陽應賑止十五州縣饑民二
十八萬有奇新正三日開賑生三二日內將歷揚

鳳仍返淮陰竣事事竣即候命矣

答耿寶應

得書見足下愛民心切災黎可恃以無虞顧維揚賑金尚未遣官來領又此中米價翔貴民難聊生連日方具疏留漕糧平糶坐是不能即去且貴治有足下在就使饑民汹汹諒自有妙用坐令安輯寧需區區賑銀至日東鄉災重者作一等極貧須二錢以上次貧者須一錢五分西鄉輕者作一等極貧一錢五分次貧一錢縱不能恰好亦須裒益無得以厘稱令吏胥為奸也山陽君甚留心雪天寒夜沿鄉給散頗為得法民嘖嘖頌之足下自妥當聊此相告耳

與張仲素茂才

名兆芳山陽人

日辱遠送燒燭論文幾忘去路逮渡河漏下報三鼓矣可笑也清浦樓前分岐數語當無忘知已之屬計良晤在丑歲耳彙錄奉五先生語足下重之情見乎辭此中長得精思力踐德業自有可觀均惟努力吾輩讀古人書常有生不同時不得一見

之憾貴郡若梁勝陽丘震岡二先生今之古人也
足下且與之同里安可放過僕宿司五鎮一箋陳
悃未既所云冀足下亮之

答張陽和

祝南山入都得拜手書公之望鯉厚矣嚮承闡發
尤先生潛德見者知慕尤先生業祀郡庠門弟子
并遠邇聞風者翕然共建專祀而分守王中宇公
特樹真儒坊興起益衆尤先生之學大振陝洛洋
溢寰宇徵雄文表章未必遽能若是感佩蓋不獨
鯉也黃兩川獨行樂善沒且三年墓有宿草矣宜
不可泯泯別具行畧倘亦可備收齒乎我疆兄起
家爽鳩今往來切磋不絕獨未卜與公面質在何
日耳新刻二十冊附覽

又

承翰教兼拜腆儀感佩可勝曩叨役河西勉遵夙
誨時值我疆大道關許諸所釐革俱經商確獨遠
門下未及就正入都以來聯會觀摩舊與惟我疆
往來最密此兄造益精絕才可經濟非直庶謹之

士第年長矣而在下寮然歸念亦淳淳與也不審
當軸者何以處之貴鄉有文成公倡於前我公繼
之諸青衿且鼓舞其間而絀虛談務實踐又今日
固本回生要劑也斯文之興不在茲乎聞之感動
屬朱雲樓人便處此奉復不宣

答楊晉菴

承諭學問要立定脚跟德念深矣敢不勉佩慨自
頓悟超識不由階級之說興而世依馮虛見為實
際忽於躬行多矣甚者大戾典刑使天下目聖學
為贅疣此豈聖學使然良由其人原無真為聖人
之志直假以濟其私爾展禽覆寒女聖者如是魯
男子閉門君子則予其善學此希聖者之律令也
學者正不宜藉口圓融以干有道之誅只宜隨吾
職之所及分之所在利害死生以之如此然後謂
之立得脚跟定昔者孔子自叙為學十五而立志
三十而始立而四十五十六十又各有所進而後
至於從心不踰其示學者則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

論聖神雖非有加於善信然亦必由善信而美大
而後馴至於化而至於不可知其序如此豈如今
尚無真志尚未可立尚未實有諸已乃遽把聖人
權來做一蹴就到從心聖神境界夷攷其行乃有
名節掃地不足齒數者此鄙夫之尤宜尼所不與
事君也可謂之學問哉江門不云乎名節者衛道
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存者語若分析正今
日對症之藥雖然始學便須學聖人方不歇脚於
一隅而不酌重輕何以應事權亦不獨聖人始用
顧學者立志如何乃又可因噎廢食安於一善成
名耶如此見解不審於文旨符否便中幸飛一字
以示

又

承示心論大要指腔子中血肉塊然具靈明者關
諸公心者神也神無不在之言具執凝菴說為左
券年兄於此思之審矣弟何所言然嘗思之敢以
就正夫心豈易言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嗣是成湯制

心以禮文王翼翼小心孔尚操存孟言擴克古聖
賢率重工夫不言心之所在如此豈智不若吾曹
哉必有道矣易論天地只曰大生廣生論天地之
心只曰復蓋天地大德曰生復即生也言生言復
而心見矣若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天地之心
之寓何方所未之言也吾人職分自有見在日可
用力之地釋此而懸空揣摩就使逼真亦屬知識
意見無裨日用祇開玄虛之竇啓世之玩弄而芻
狗之也故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不然彼聖賢
但言工夫夫豈無見而云然心安在腔子裏非兄
取以為證者乎然明道之言即孟氏所謂求放心
言用工也孔子言仁多矣言性命天道者亦有之
記者則謂罕言命與仁而子貢亦有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之嘆何也蓋聖人只言工夫未嘗輕談道
體攷諸論語不曰孝弟則曰忠信不曰謹言慎行
則曰忠君愛民何莫非仁何莫非性命天道亦何
莫非心乎固未嘗曰心何形寓何方所也若心無
不在却嘗言之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神無

孟子集注卷二
方而易無體亦未嘗曰心何形寓何方所也孔子
所不言吾曹亦不言可也大抵人之為學只宜立
有必為聖人之志安分盡心不落知識不崇意見
令此心洞然泰然生生無窮與天地合德堯舜湯
文孔孟所云皆可不愧如此然後可以論心不然
亦對塔說相輪耳程子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
太公物來而順應又云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
始得意盡之矣如曰是腔子中血肉靈明耶是神
也無不在耶姑俟明者心豈易言弟措詞鈍拙不
足以宜鄙心惟兄教之

又

頃得邸報知年丈榮拜諫垣夫以年兄忠厚正直
而又懇懇勤勤從事于學皂囊大議關係定不尋
常昔人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端在今茲知
不徒照耀勾陳豹尾間也審如是昌黎可不論諍
臣范司諫無因得永叔書矣年兄其將以弟為不
知言乎客春之莫歲非龍蛇而我疆奄有易簣之
虞同志方興宗盟遽隕此其痛不獨知已一人之

孟雲浦集卷二
私也弟抱病廬處忽忽兩年追憶二親音容邈不可即而弟年亦將望遠大夫之知非俯仰憂悲深非它人所可同知年兄必不忍聞聞之為我酸鼻無疑也流光難再德業宜修年來杜門惟學問一事在念里閑亦有向上士可與共此舟者中心恍惚似有一隙之明視曩昔稍切且頗知過又此學全要師友自然不扶而挺否則欲免東倒西歪難矣幸年兄教之

答秦春暉

再荷手書辨晰周程論性慳慳下詢豈古問不能與寡之懷乎夫性善闡諸孔孟而吉之先見易大傳則嘗言幾矣幾即性之動也語微也離幾言性非性之用兼惡言幾非幾之體蓋性有善無惡則幾亦有善無惡而惡不可不謂之性與天下善惡皆天理之言委非孔孟宗指或者如來論世儒假托惑世之教乎不然則後人相傳譌也不然則當時門人筆記失真者也不然豈有直接千五百餘年道脉大儒出斯語乎來諭可謂曠見此語明則

我疆兄所謂程子善惡論性為受之濂溪可無辨
已夫茂叔圖書關學脉矣幾善惡一言似與大易
精旨相戾蓋感動作用皆本然之性非本然之性
則感動與性相蘄越何以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不然本然之性祇可靜而不能通諸動一動便有
惡是性果不可以言善矣若以動有善惡無與于
性則性自性動自動性為內動為外是岐而二之
也若以人動有善惡是執常情以概聖學不可謂
論性之精也且吾學有所受非伯淳語乎濂洛相
傳焉可誣夫學須虚心切已務求精一固不得作
異立論玄竒亦不得苟同隨人悲笑如二錄一覽
則本性畢呈自當了然此係道脉要關而又出自
大儒口吻轉相皇惑敢茲請正

答李

辱教陽明先生四段析義甚精受益多矣鄙見敢
具以請輪迴變現為答歐陽崇一妄人禽獸悖逆
淫浪正足從史學子其仍輪迴云云猶孟子謂伊
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夫尹何嘗有心用堯舜之

道要湯哉借萬章氏要字以及盖水中月耳至如
妄人禽獸等云亦非過論盖吾良知一時昏昧真
真落到此地真可悲省不為他日輪迴張本歟弄
精神以釋氏用怖令懼人於善意非不美第不若
孔孟之言平正切實實萬世垂憲也易言何思何
慮即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旨當時周道通原
舉上蔡伊川何思何慮故以此答之假令舉不識
不知為言寧不援詩為證耶擾擾意周末及陋巷
惺惺之句鄙意謂先生秋夜獨坐胸中光潔灑灑
無物此時見得本體澄湛光徹遂發此言豈謂孔
夢為真擾擾而顏子顧過之耶此似當索諸言詞
之表求之興致之妙始為得之妄心亦照當時原
靜已有在妄心可謂之照則在照心亦可謂之妄
矣之問而先生答曰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
之自然者未嘗不在其中但有所動耳即如今
人一切用智自私雖不免為妄然何嘗無照其本
心亦何嘗息得只是所見者私非天理也易言繼
明照又云爻照詩書皆言照臨先覺後覺見于論

孟則覺照豈得獨讓之空門輩耶大凡看古人語要在虛心求益虛心則凡有所言皆為我設不論橫說豎說皆可通達無礙皆足取益自然言言警動而氣質且因以變化舍是不免牽制文義正恐落入見聞言詮窠臼中矣先生老成見道當有精旨敬此奉復惟慨然嘉惠而教之

答丘汝芹

學問不外求仁來書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已聖人所以能如是者無欲也學不厭也吾人所以不如是者多欲也多欲皆緣不學歆羨怨尤蠱心損氣去聖益遠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者心之本體七情皆悅也來書云歸家必悅視身外事若輕蓋心體呈露仁也固悅也又云有時感傷酸鼻不自知其何心蓋惻隱之心仁也亦悅也何則得其心之本然也故忘食忘憂聖人所以為悅無所不悅顏子所以亞聖學則悅悅則學不學不悅不悅不可以為學且感傷必有所因非因既壯始學則因既往觸心只此便是天地萬

物一體根基所云學問要立根基在此也不然學
無頭腦東生西滅欲求聖人之道奚繇哉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無欲也寡字盖用功之詞
味來書尚似以寡為寡少審如是心體猶在多欲
豈善養心者乎明道云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
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伊川云言學便以道為志言
人便以聖為志願相與勉之

答黃兩川

承示我疆丈為都門同志依歸脫非丈挽留諒亦
不能久居燕山也可以仰見為道之懷矣來諭云
日愧一日愈覺此志未定學力未勤胸中不如我
疆光潔此非誠立志者不能為此言非誠有學力
者不肯為此言即此一愧一覺便是志定便是勤
學何幸得與聞此耶吾丈有勇力者願更驅馳弟
當趨步

與沈樂菴

樂菴淵默沉重從師問學雖酷暑不憚視世俗庸
瑣之見奚啻千里僕竊敬焉頃與幼真論遠損友

勇改過尤惓惓真之一字蓋問學不進只緣少一
真耳曾書古人語數句有二學要鞭辟近裏着已
毋友不如己者勿求同俗而求同理衆方囂然我
獨淵然為此數句僕每讀驚動因書與幼真相勗
未審曾見否僕偕幼真將遊燕趙遂遠別矣敬書
請正

與趙瀚臣

學以虚心受善為先而善無定在凡有裨於我皆
善也凡責備於我皆善也至於人之志量有謹守
者有濶大者濶大者未必盡掩其言謹守者未必
能宏其度要之我能虚心則不必絜長較短皆足
取益故學者必有此心而後可以入門若見人有
大志或規正我而輒拒焉疾之若無所容焉此豈
能病人乎直自塞其遷善之塗耳吾讀論孟賢哉
子路之樂善也夫貧富相形鮮不伎求矣車馬輕
裘借而敝敝而不憾幾人哉有過則文責過則怒
恒情也誰則聞而喜而子路於斯三者皆超出常
情此孔子稱為升堂孟子繼諸舜禹而程子與其

五雲浦集卷二
為百世師歟瀚臣有志於學切實而不浮頃見其
敬兄愛姪顧禮丘嫂問疾求藥皇皇汲汲此其敦
篤倫常不徒講矣余既敬之而尤望之以虛心期
之以樂善然則瀚臣肯以今所已能自足乎其進
於善也孰禦乎

答趙德炎

讀所書三條為之心動夫欲為聖賢不為俗人夫
忻慕善言善行夫思制性氣且知其難而日夕兢
兢不自安眼前朋友孰有若汝之真切者今欲心
之安也先須發真心以必不肯做俗人厲其志此
志一興義理油然而不容遏而又時親良師友以資
夾持日磨月化彊勉無息言行不期善性氣不期
平庶幾日進乎聖賢之域不然欲免俗人得乎不
為聖賢必是俗人中間豈有安腳處

答張養初郭勉學

聞二君試畢入監皆得賢師幼真舊會想自不寒
又來書云一意靜坐協力進脩昔程子見人靜坐
便嘆善學易贊天德進脩二字其最要者且二君

協力是為之而又有翼之者即有難為之事且無弗成矧易簡學乎山中諸友日有進益恨不及與二君共之雖然脩為苟懈即覲面徒形交耳誠交相淬礪無媿獨知謂之千里同室可矣古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切磋之提撕之毋令頽墮斯兩地當共勅也諸惟亮之

與丘南谿

令弟汝芹鯉素以兄事而讓德者昨一旦率汝義橋梓及令器子典柱從情詞懇篤不許鯉辭讓而強拜焉雖子弟為尸無妨于尊者之敬事而菲劣如鯉其不敢代庖也審矣昔呂原明與伊川友乃師事伊川近代董蘿石齒長于王文成乃執弟子禮是固今昔美談傳為盛事者汝芹欲為原明為蘿石無所不可如鯉不肖何兄老成見道必有確論豈以鯉言為非是邪虔此請教

答趙南淵

門下以其伊鬱未信之懿付冲虛丈而冲虛又以長袖善舞績之理衝疲之邑建議多方無非憂國

澤民即格于當路而民且受賜閔矣宋儒有言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路可格其議而吾蒸蒸愛濟之心昕夕勤渠得為而為之者可能格乎此亦必門下與冲虛可自信者也某君謙抑胸中不蓄鱗甲者想局於予告例則有之斷無它意鯉鹿鹿宅憂禫期在即以念存漫及之附謝不盡

答李修吾

鯉曩從計部得習門下風猷私願登龍如饑如渴誠不自意獲叨治教之下可慙夙願而却以榮疚間之徒抱咫尺念爾讀門下書見門下心高賢識度故自脫俗三復周環益增其念河洛斯文之源濬自兩程子又五百年而得先師尤先生源其流先生故貧乃孫貧愈甚前年撫臺洪溪衷公廉得其狀憐之曰是夫賢之裔也令洛陽給之官田顧乃孫書生不會耕芸除公賦及租戶所獲猶不足具餐粥鯉又力不足以賑之每誦崔立之內子之言是用皇恐承門下委囑且荷凝菴先生遠存與前衷翁三公者同一道義殷隆是渠得免于枯魚

之索之秋也而興起斯文亦此焉繫願門下留意
焉尤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不審曾徹覽否今其
書與其孫見在洛中門下試一垂問可得也鯉愁
痛逢鬱無所請益辱問敢以奉復

答諸敬陽

曩燕市幸獲荆班而方晤遽別江山阻絕流想可
知已門下物望隆重起家清陽彼都人士何緣得
炙人師匪適執經稟學有指南也先輩論學多言
安分盡心是脚踏實地工夫諦觀來柬如云不敢
漫謂散冗又云欲求適于中庸之途此望道虛懷
而安分盡心之實學豈與戔戔者挈眼前過人一
事便向塵土人面揚揚意滿畧無省究者同乎同
志之幸也願益崇明德以副群仰

答鄒大澤

別久不克時諧覲德願也徒抱咫尺心耳忽得教
言仰見乾乾一念如錘如鉗頃刻不肯放手如云
虛度光陰了無長益又云他日視今猶今視昔而
歉然愧悚之意更溢詞表此君子不自滿足望道

未見之虛襟也長益孰大焉躬行君子宜尼自謂
未得又云我未能一蓋指道四道三若此者果聖
人所不能即何以為孔子也夫惟不以為能所以
無不能而天下後世卒無及之者海之所以為百
谷王也彼談地論天遠稽近譬若自謂能矣其於
學如何哉則益服丈之虚心與彳彳者不可同日
論矣弟本愚鈍習陋又深錄錄度日真無長益吾
丈盍亦示鞭影乎諸敬陽故自有意氣非從人悲
笑者年來磨礱思想更精微同志悠濶今昔共憾不
知何日合併也念之惘然

答王叔善

一向抱病杜門於吾友甚覺契濶靜中愈見得人
生只有此學舍是皆為煩惱先師辛亥上晴川書
可玩也吾人元氣宜養不宜耗時義當然君子且
有斟酌若其它技能嗜好聲色貨利之間棘芒稍
透元氣全奔而况不止于棘芒乎瑜璞散于五圭
之雕混沌漓于七竅之鑿其且相忘于煩惱場中
迷而莫覺殊為可惜古人獵心或萌于十載矜字

未祛于一年蓋心之不可不存而又未易以存若
此吾儕可不省乎敝邑安良弼弘農王幼真日處
寒廬切磋進修愈非昔比復有數友志向不凡此
學不謂無人敢告吾友應為一快序臨登穀千萬
勉旃

答魏見泉

承示賢不肖極者深感注意至見諭虛望實勞之
辨及諮訪宜求大槩尤為切務忻嵐數郡邑頃推
陞業稍稍就中擇優者補之未審異時各官能稱
任使否竊嘗因是妄有臆見謂君子當以成就人
才安養生民為心於屬官隨時隨事誨諭之俾知
自新斯百姓始得安業常見上司知其屬有過也
包容之不一言戒諭惟俟其既著方行劾斥此於
不肖當其辜然如地方日受其殃何知鄙見與門
下符也敢以請正

答石楚陽

見教世路清夷勉我嗜學喻及鍊心鍊火德念深
矣竊謂學要安分盡心心誠安分即搬柴運水莫

非實學况錢穀乎其不者即從事講習非玄虛則
龕鄙况錢穀乎宜尼所以與點易象所以戒出位
也文闕材邃抱即事即學弟密邇行署即不能朝
夕請益一切迷盪可馳刺而奉石畫儻不金玉爾
音則厚幸矣邇俗益奢靡挽而復之古也責在賢
者來教云云於我心有豁然焉世道賴文鉅矣然
寧獨此也新補西曹我疆孟文深于學者也春仲
北上道天津幸細叩之

又

文清標挺樹復邁時流海內莫不知聞
尊以憲秩而又異時躡陟業有成議廟堂於丈不
薄矣委吏乘田尼父不鄙今縱不如吾意視尼父
所遇何如而來諭辭氣若大有不平弟竊惑之弟
與丈夙所期許斲於盡職不論乎官不論乎衙門
亦不論乎人之所以處我若何今若此惡乎不惑
且弟見世之負官者多矣官固未始負人見人之
為官重者多矣官不足為人重也斯語似未體悉
然要之事理自是如此來諭不敢不盡愚心然弟

切願於丈者尤在前所云云祈丈超然遠覽素位而行令天下後世知官不足累人而或者又謂官從此起此亦事理必然然鄙意則亦惟聽其所至而至聽其所止而止而我無心焉官之起不起不論也丈謂之何若曰爾處順我處逆則弟不敢知之矣惟高明財擇

答李月峰

辱手教嗜學勤倦讀之感奮竊念世之學者陷溺因循日遠聖賢之域者皆由未知從事於學其弗從事豈以此學之為非良亦無其志耳丈質直高明志又若此其進庸可量乎此志一立即謂之持守定非立志外又有所謂持守也吾患吾志之不立而何憂乎持守又何畏乎紛華之見弟庸愚無足比數獨一隙之明稍知向學然全藉師友近與良弼處受益更多良弼亦且日異而月不同誠如丈言良弼常稱服吾丈而丈又謙虛推讓即丈之進修可想已祇此附復願各勉旃

答楊德潤

書來知弘宇丈動定為慰且聞兩尊人毫中福履
及獲上下芳聲又慰其充足慰則更在君聯社攻
菀就正弘宇彬彬興起也僕嘗深惟進修之事鄒
魯濂洛時士之學係於人何則親師取友陶鑄薰
染自足上達而氣稟崇薄不能為之累鄒魯濂洛
後士之學係於天何則自是自賢逡巡怠棄不免
下達而人品制行緣乎氣習鮮能透脫而挺拔迨
於今時日益衰頹即舉業一節亦多待命于天而
人事未之殫矣來書及此可知進修之屬然愚猶
有望於前所云云也惟不以為妄而槩置之則幸
甚

與李伯興

伯興行後聞其僑寓廬邑南村耳章汝志來始知
寓義昌得賢東又有子弟相從且聞伯興志意甚
厲進修有賴良慰然伯興此時所處亦不可不謂
患難其所自勵須比家居百倍其功人方敬重而
自己學問始有進益凡世俗所云博奕之類必須
深惡痛絕其東道井鎮中一切酒燕必不肯與如

此功夫始有端緒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不可不熟思也乘便附此惟勿
忽

答朱藩室

我疆先生昭代大儒也不幸捐館朝野悲傷非獨
知已之痛矣此繫貴治仁賢昔人謂鄉先生沒而
可祀于社宜莫如我疆讀來諭先得我心此老著
述甚多生嚮在京邸曾與鄒南臯丈相謀餼梓時
值南臯得告而生亦有東土淮南之役既返于京
未幾復有老母之變因循到今茲寫完方欲付梓
得諭敬附門下幸擇良工以鏤計門下重道非私
一人生亦不敢為私感外銀二兩少充工費書儀
希致之孟公子公子二人賢者之後尤祈垂盼焉

與孟生昆玉

尊翁當代大儒也識者以存沒卜氣運盛衰不獨
一人一家之慟聞其沒在三月五日以四月十二
日出京還里愚與尊翁二十年道誼之交聞之曷
已失聲端陽日是其誕辰曾為位哭奠獨斃不

克即走去憑棺一哭且以觀成禮為歎此時計已
抵家薄奠托貴邑朱公轉達誄文容續寄鄉賢并
刊稿二事已懽囑此公想能留心矣三位賢者之
後所樹立當百倍勉強毋貽先公憂其第一要緊
尤在孝事尊堂也恃道誼不覺直情更惟節抑以
襄大事

孟雲浦先生集卷二終

